



献身 农村教育 的人们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向广大农村教师致敬

(代序)

在教师节来临之际,我向全国广大农村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这本书中记述的45位农村教师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。他们有的舍弃了优裕的城市生活,自愿到偏僻困苦的农村播撒文化种籽;有的背井离乡,远离自己的亲人,远走天南地北,扎根山村水乡;有的克服种种艰难困苦,把自己的爱心和青春年华,献给兄弟民族的教育事业;有的不顾自己的身体疾患,不顾家人的劝阻,为了上好每一节课,教好每一个学生,昼夜操劳,呕心沥血;有的不为金钱、地位所动,淡泊名利;有的像蜡烛,燃尽自己,照亮别人,在讲台上熬尽了最后一滴心血,倒在自己尽职尽责的教学岗位上……

这些教师身世各异,事迹不同,贡献不一样,然而,有一条却是那么相同,那就是:他们都有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,都有一种把科学文化带给农民,发展农村教育,振兴农村经济,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崇高愿望。

这本书讲述的农村教师的故事,是浩浩荡荡的几百万农村教师队伍的缩影,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金子般的光辉,那是几代优秀教师传统美德的结晶,那是“人民教师”这一种神圣职业的集中象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几百万农村教师在各自的岗位上,为国家、为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,社会各行各业,党政各级领导,都应该关注农村教育事业,关心几百万农村教师的冷暖,为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、生活条件,再多做些实事。

光荣属于千百万优秀教师。

向广大农村教师致敬!

张承先

1997年8月于北京

目 录 1

秃岭半山腰(青海)
风萧萧兮湍水寒(河南)
吕梁山作证(山西)
生命的支点(湖北)
北雁南飞(贵州)
在女娲诞生的地方(河南)
苦乐都是歌(辽宁)
走近胡安梅(湖北)
播撒在无声世界里的甘露(江西)
傣乡坝子翠竹绿(云南)
库尔勒情结(新疆)
打狗坡寨点灯人(湖南)
冬去春来土家寨(湖北)
草原深深(青海)
在腊尔山台地播种(湖南)
一肩担两山(山东)
山路弯弯(北京)
雾海蒙蒙(重庆)
百里洪湖水茫茫(湖北)
家乡在小燕(上海)
山乡圣人(四川)
通往江河的小船(江西)
荒山野岭有情天(云南)

马顺清/庞晓玲/韦 冀/1
赵成浩/刘耀东/12
杨书华/高耀彬/23
叶泽其/喻极目/应才兵/29
朱保贤/36
安俊芷/42
高进贤/55
朱 平/于志宏/陈志伟/63
王自立/徐光明/73
赵家富/82
尤国强/90
段余海/95
谭文林/吴柏林/103
李继明/108
周华胜/112
张庆亮/苏 林/119
孙亚杰/125
李明忠/133
陈晓蓓/143
红 孩/150
陈华林/沈秀宜/163
陈怀生/170
胡 平/181

目 录 2

水乡,水乡……(江苏)	陈小平/187
油尽灯熄光不散(江西)	曹伴好/方心田/195
背负起山民的重托(陕西)	赵德福/朱耀儒/203
啼血从教(河北)	龚 河/212
一粒顽强的种子(吉林)	关佩茹/220
无悔的选择(山西)	刘 华/226
山区村小一枝花(河北)	任 中/白 巍/穆 龙/232
大笔写人生(江苏)	黄少平/仲华瑶/鲍家峰/周云龙/240
滴水可以见太阳(辽宁)	曹学明/250
抽尽银丝的春蚕(湖南)	袁剑华/258
大山的儿子(安徽)	蒋 旻/265
归去来兮(湖南)	宁宗奇/272
黑土情(安徽)	肖正业/278
枣树涅槃(山东)	李向阳/尹品华/287
扛起大山的希望(河南)	曾 鸣/李 垠/胡明光/295
大山下,小村中(山西)	王明光/郝剑波/303
硬汉子走路不回头(山东)	潘心怡/蔡 盛/311
弱女子,强女子(河北)	王 辉/321
我是一个兵(天津)	津 武/327
青春如歌(江苏)	成授昌/334
染血的地球仪(四川)	杨春茂/339
浙江村的福建教师(浙江)	吴应兴/344
后记	王有盛/350

青 海

秃岭半山腰

□马顺清/庞晓玲/韦 熹

峰回路转，穿谷越岭。

在沟壑纵横的互助县东山乡寺尔村，在一道秃岭的半山腰上，我们找到了主人公和他的什巴小学。

简陋的教室前，站着这位 57 岁的天津人：一身蓝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，一顶灰布帽旧得帽檐塌了几道弯，布鞋上沾满尘土，黑褐色的脸膛爬满皱纹，背微驼，挪动脚步时右腿有些僵直，说一口地道的青海话，朴实得像脚下的黄土，乍看去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。

山风轻轻吹过，校园里两排挺拔的白杨沙沙作响，平添了山野的清寂，山外的世界似乎很远很远，越发让人难以把那么多耀眼的光环与这平凡叠加在一起。

这位平凡的山里人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、青海省劳动模范、全省特级教师、十大杰出校长之一、香港柏宁顿“孺子牛金球奖”十大杰出奖获得者——互助县东山乡什巴小学校长刘让贤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先后 68 次受到国家、省、地、县嘉奖；这所穷乡僻壤里的小学，在他率领下，先后 57 次受到国家和省、地、县表彰，成为青海高原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。

1956年,15岁的刘让贤随母亲响应政府号召,从天津移民到青海,在互助县陶家寨村安家落户。土乡人伸出热情的手臂接纳了这家外乡人,并且筹措助学金,送刘让贤到县城念书。回报这片热土的夙愿,从那时起便深深根植在他少年的心田。1959年,思念故土的母亲决意带儿女们回天津,而刘让贤却执意留了下来,报答土乡父老的深情厚谊,成了土乡的一名小学教师。1977年,正是祖国摆脱浩劫、百废待兴的岁月,组织上委刘让贤以重任,派他到离家15公里的东山乡什巴小学担任校长。

东山乡,一百多个山头,三百多条沟壑,世代居住着土族群众。这里干旱缺水,自然灾害频繁,全乡至今还没有一家乡镇企业,40%的农户是贫困户。什巴小学所在的寺尔村缺水没电,不通班车,老乡们出门下沟,抬脚上山,连打麦场都是从山腰上削出来的,去一趟县城得25公里。刘让贤初来那天,老村长把他领到山头上一个简陋的院落前:“这就是我们的学校,山里苦,你将就些,今后就靠你了。”刘让贤平静地审视着他的学校:几段残垣断壁围着5间破旧不堪的教室,四面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,课桌是一排土台子,4名教师领着5个班的68名孩子。这晚他在支书家的土坑上蜷缩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就下了山。山民们说:“外乡人就是外乡人,来了半天就吓跑了。”但是傍晚,刘让贤却出现在坎坷的山路上,背着行李卷,拎着干粮袋。他这一住就是二十一年。

每天下午放学后,他揣把手电筒,匆匆奔上山路,找村干部了解情况,挨家逐户动员土族群众送子女入学。学校附近有9个自然村,最远的十几里,最近的也有四五里,刘让贤每天翻山

越沟几十里。人们看见，土乡夜晚的山梁上，一束手电光常常摇摇曳曳。山民们看出刘让贤是个实心实意替乡亲们办事的人，村委会主动配合，专门成立了“发动学生小组”。乡亲们出工献料，拿钱出力，在县教育局的支持下，在山腰较平坦的地方修建了新的学校。越来越多的群众把娃娃送到了刘让贤身边，入学率从原来的不足 50% 上升到 86%，很快提高到 100%。

在刘让贤一进校就建立的学校大事记上写着：9 月 3 日，报到完毕，一年级学生不会数数，不会说汉语，连“老师”也不会叫。刘让贤开出了偏方，低年级由土族教师用土语教学，逐步学习汉语，自己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课教师。学校太穷，没有一本可供孩子们阅读的课外书。每次到县城开会，刘让贤都将会议室里丢弃的烟盒糖纸仔细收集起来，细心展平，带上山去。有一回在县委收发室里见了半本没人要的《人民画报》，他如获至宝。凡是他能找到的有字有画儿的东西，包括人民币都成了他的教材、孩子们的课外读物。他给孩子们讲，烟盒上的“9.5”是青海解放纪念日；糖纸上的米老鼠是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动画明星；壹元人民币上印的是万里长城；贰元人民币上有海南名胜“南天一柱”……知识的甘露点点滴滴滋润着孩子们干涸的心田。几个月后，他从每月 56 元的工资中，攒下了 150 元钱，购买了图书和简单的文体器材，创办了少先队活动室，供孩子们学习、活动。

要让孩子们读到更多的书，刘让贤清楚，他那点工资毕竟是杯水车薪。靠山吃山，土乡的山野中生长着一种名叫冬花的药材，开在初冬，收购价格不错。每年冬天，刘让贤带领师生跑遍所有生长冬花的寒山深沟，刨开冻土，挖出冬花，再到刺骨的山泉中冲洗干净，玉米粒大的花蕾五斤才能晒出一斤干的。铁铲磨破了手掌，山风咬得他们满手背都是裂口，但这是土乡唯一的山珍了，以至于刘让贤总在盼着冬天的到来。他用挖冬花卖的

钱,给每个班订了几份少儿报刊,每天下午指导学生阅读一小时,仿写一段话。什巴小学“人人和书报交朋友”的读书读报活动,从那时起坚持至今,从未间断。人生聪明读书始,孩子们从书报中了解了山外的世界,学到了知识,增长了见识,开阔了视野,学习成绩特别是写作水平很快提高。昔日连句子都写不通顺的土族少年,有13人被5个省、市的少儿报刊聘为特邀小记者;25人的32篇习作上了《中国少年报》等少儿报刊;35人的41篇作文在全国和省、地、县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奖。

二

有年开春,县农科站送来一车塑料地膜,免费供农民使用。村民们像看西洋景似地看着这一卷白闪闪、亮晶晶的东西,任科技人员怎么宣传讲解,谁也不肯试一试。刘让贤听说后,立即组织学生开展了“种一块试验田,搞一次小考察,为家乡找一条致富路”的活动。他带领学生在学校后山开出六亩试验田,在全村第一个使用地膜覆盖种植洋芋,并请来农科人员指导学生学习小麦药剂拌种、合理施肥等耕作技术。收获的季节到了,试验田洋芋亩产比当地平均亩产高出近一倍,小麦亩产高出八十多公斤,创下了当地粮食亩产的最高纪录。第二年春天,山乡的田地披上了银白的地膜。仍然是日出日落,春种秋收,但乡亲们的观念变了,耕作方式变了!

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,是土族山乡的盛大节日。热闹的庙会上活跃着刘让贤带领的“红领巾科普宣传队”,他们“办一次科普图片展,发一批农科知识资料,演一台文艺节目”,给这一宗教色彩浓郁的传统的节日吹来了清新的春风,深深吸引着土族群众。几年来,这支宣传队在刘让贤指导下,收集、整理、刻印

了两千五百多份农村致富信息和科技资料，发送给农民；帮助家中没有“文化人”的村民药剂拌种七百五十多公斤；为二十五亩农田喷药除害。前年，在省农科院的帮助下，什巴小学又成立了“红领巾气象站”，经过近三年的观察、记录，为气候多变的寺尔村编制了一份自然历，指导农事生产，孩子们成了山乡科技兴农的小帮手。金秋，当丰收的喜悦、新粮的清香飘逸在山山岭岭时，乡亲们带着洋芋、青稞来到什巴小学：“刘老师，尝尝鲜吧，庄稼收成好，有你和娃娃们一半的功劳哩！”

一个出色的教育家总是善于抓住有利时机，因势利导。十一年前，当刘让贤得知《儿童时代》等八家少儿刊物号召为全国盲童捐款的消息后，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最佳的教育契机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对祖国、对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树立，正是从为他人送一份关心、献一份爱心开始。他号召同学们“拣一斤废铁、拾一斤骨头，回收一只酒瓶”，把卖得的15元钱寄给了《中国盲童文学》杂志社，并通过《土族红领巾》发出倡议：“用千百颗水晶般的同情心，增强盲童与命运拼搏的勇气。”《中国盲童文学》主编、著名盲人作家徐白仑听说后，不等收到汇款就给土族少年来信：“我十分感动，你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艰苦，还要千方百计为失明的小伙伴捐款，我们十分珍惜这份赤诚的奉献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培育你们的好老师。”

孩子们读着徐爷爷的来信，体会到了奉献的喜悦。刘让贤趁热打铁，将这一项活动拓展为“付一份劳动，做一件好事，献一份爱心”，十一年来坚持不渝。他们种植试验田，植树造林，回收废品，采集籽种，创收两千多元。用一分一角凑起的钱，为全县贫困山乡的22所小学订少儿报刊，给西藏的小朋友购买图书，慰问五保户，资助贫困同学上学，给四川、安徽、陕西等灾区捐钱，为抢救大熊猫、修缮长城、北京承办亚运会捐款……回眸80

年代以来我国历次大的赈灾和捐助活动,都有他们献上的一片爱心。土族少年和祖国大家庭同呼吸,共命运,成为新时代的“小雷锋”。

90年代,当全国城乡小学生开始“手拉手”时,刘让贤早在十年前在什巴小学就把这项活动搞得红红火火,有声有色。从1983年起,他就组织全校学生开展了“写一封信、寄一份队报、交一个朋友”的“三个一”心连心民族大团结活动。这年9月,刘让贤用学生勤工俭学的收入和自己的一部分工资,创办了全省第一份少先队油印队报《土族红领巾》。十四年来,四百多期七万多份队报像一只只白鸽飞向了全国21个省市的一百五十多所学校,友谊的信使让什巴小学和全国四十多所学校结成了友好对子,每一个学生都交上了刘让贤为他们联系的各地小朋友。孩子们放飞了理想,把彩袖衫的传说、白毡帽的故事和土乡的冬花、冰草传遍了全国各地。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,一件件珍贵的礼物从四面八方飞向了闭塞的土族山乡,汇成了温暖的云海,乡邮员每一次到来,都会让孩子们欢呼雀跃。什巴小学的荣誉室里,除了红艳艳的锦旗,金灿灿的奖杯,还珍藏了三百多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珍贵礼物。民族团结的金桥飞跨万里河山,把土族少年带到了山外的世界,让他们增了见识,长了知识,激励着他们发愤学习,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十多年来,刘让贤深深根植土乡的厚土,紧紧追随时代的脚步,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百五十多项创造性的班队活动,其中有三十多项在全国少先队活动竞赛中获奖。特别是在全国创造杯少先队活动竞赛中,7次夺得金杯,成为全国唯一“七连冠”的学校。刘让贤根据班队活动实践编写的《创造性班队活动50例》已出版发行,成为省内各地小学学习的范例;他以自己的论文、学生习作点评为内容编纂的第二本书《大山里的冬花》也即将出

版。一位山东来的教师在观摩了刘让贤的教学活动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简直不能相信，这么穷困的山沟竟有这样的老师，他使教学、育人和为两个文明服务达到近乎完美的结合，他的教育实践已步入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序列化的境界，即使与大城市的优秀教师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”

三

北京，1995年11月的一个午夜，霓虹灯还在不停地闪烁，流光溢彩的宾馆已悄然睡去。刘让贤躺在床上，心潮澎湃，难以入眠。今天，香港著名实业家邓崇光先生为表彰优秀教师而设立的首届“孺子牛金球奖”在这里颁奖。他有幸和一批仰慕已久的中国当代教坛英杰汇聚一起，共商教育改革大计，共探教书育人艺术。他没想到，一个土乡的小学教师，竟荣获杰出奖，得到10万元奖金。10万元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，能办多少大事啊，校舍得维修了，教师们的办公条件也得改善改善，还有那些可敬可亲的父老乡亲，曾圆过他少年的梦想，也该让他们分享这份荣誉。他披衣走上凉台，仰望夜空。土乡的山月今夜可有这般明灿？日月如梭，人生易老，自己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头一紧：我还能再做些什么？

二十年里他常常这样问自己。是出于一个善良人的天性还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意识？是缘于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，还是知识分子那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？也许，都有。二十年里，他就是这样问自己，把一腔真情洒在了土乡的山山壑壑。

1985年，刘让贤被评为县劳动模范，得到400元奖金，也恰在这时，妻子生病住院，负债500元。正是救急的时候，站在妻

子的病榻前，刘让贤心里翻腾着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同事。那些和他一样清苦的老师们，工作辛苦，生活单调，白天教学生，晚上数星星，看一场电影要跑十几里路。手，几次伸向胸前的口袋又缩了回去。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：“该咋用就咋用吧，这债，咱慢慢还。”刘让贤感激妻子的理解，拿出100元捐给了她任教的陶家寨小学，余下的300元给什巴小学的老师们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此后，他又被评为全国先进、全省劳模，组织上先后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。用这两级工资和自己的一部分稿费，他设立了3000元的“什巴小学德育奖励基金”，奖励工作有成绩的教师。

女儿琳琳说：“我们家里就不能多个啥，爸爸的手最快，见了就拿走。”孩子们的记忆中留着一幕幕这样的情景：

前年，爸爸拗不过他们的缠磨，买了一台17寸彩电。一个周末，兄妹们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，爸爸带着两个陌生人来了，吃完饭，又抱走了他家原有的那台“小黑白”。

“爸，你把小电视卖了？多少钱？”

“我把它送给岔尔沟小学了。”

爸爸望着他们不解的神情，温和而又有几分沉重地说：“你们不要有意见，那是全乡条件最差的学校，老师们吃的苦，你们想也想不来啊。”

又是一个周末，爸爸赶着一辆马车回家来，打开高低柜，拽出衣服被褥炕角。妈妈急问道“你找啥哩？”

“学校的档案成天堆在桌子上，丢了咋办？”

“那这些东西咋办？”

“供销社里不是有纸箱子吗？你去找几个来。”孩子们佩服妈妈，每次她总是淡淡一笑，由着爸爸。

事隔不久，一天，刘让贤又回来了。兄妹们惊呼：“妈，爸爸

又赶着马车哩。”果然，他在妈妈耳边嘀咕了两句，就开始拆老二的床。

“爸，你拆我床干啥？”

“席老师没床睡……”

席杏英是什巴小学唯一的民办教师，工资很低，生了孩子后又请了一个小保姆，日子紧巴得连张小木床都置不起，晚上睡在拼起的课桌上，当教师的心思也就不免有几分动摇。刘让贤不仅给她送来了床头床板，还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元贴补她。前年，席老师的妹妹要去山西治病，临走时刘让贤硬塞上150元。朴实的山村女教师把深深的感激之情埋在心底，加倍工作，报答校长的关怀，打定主意要在山乡当一辈子“孩子王”。如今，她已是全乡优秀教师。

去年教师节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到刘让贤家中看望他。这天阴雨绵绵，刘家的几间屋子都在漏雨，地上接了不少盆盆罐罐。而刘让贤却请了木匠在打家具，忙得团团转，衣服上沾着缕缕刨花，苍老的脸上，由于过度劳累而显出几分木讷。当县长知道他们夫妇是在给学校做书柜时，内心翻腾了，眼睛湿润了，他紧紧抓住刘让贤的手：“老刘，你不容易啊，抽空也该拾掇拾掇房子……”见县长如此动情，刘让贤心头一热，泪水和着雨水刷刷地流下，他点点头又摇摇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相信县长能懂他的心，面对那些可敬的老师、可怜的孩子，他只恨自己所能付出的太少……

他深情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每一个学生。孩子们头发长了，他给理；交不起杂费，他悄悄垫上；缺少文具，他给买，谁有个头痛脑热，他亲自送到十几里外的医院，用自己的钱给看病。久而久之，这一切似乎都成了他分内的事。

从1993年起，刘让贤先后资助6名土族学生上学，三年来，

已花去了 3000 多元钱。

二十年来，他在学生身上花了多少钱，没人说得清楚，老师们粗粗一算就有九千多元。而那些年来，他工资不高，妻子是民办教师，收入更低，3 个孩子都在念书，日子过得很紧。大儿子在东北上学时，他每月仅寄 30 元，孩子不得不靠打工维持学业。

这一回，刘让贤捧回了 10 万元的大奖，人们无不为他高兴：刘老师这回该翻个身了。了解他的人却料定，刘让贤肯定又有“不凡之举”。果然，12 月 1 日，他把一张 2.4 万元的存折送到了县教育局。县教育局拗不过执著的刘让贤，根据他的建议，用这笔钱设立了互助县学校德育工作奖励基金；随后，他又给什巴小学捐款 1 万元；给东山乡教委、县一中各送去了一笔钱，用于改善办学条件；给东山乡所有小学和教学点都买了一座石英钟；慰问了寺尔村和陶家寨村的老干部、老党员和贫困户。现在，这笔奖金已捐出 4.77 万元。他还拿出 8000 元自费出版《大山里的冬花》一书，并打算从今年起，每年再拿出 1000 元，用 6 年时间把县德育工作奖励基金增加到 3 万元。

在什巴二十年，他对自己近乎刻薄，生活极其简朴。一个帆布干粮袋用了二十一年，已经看不出本色，几乎千疮百孔。1985 年他到北京领奖，县教育局领导见他衣服太旧，花 40 元钱给他做了一身“蓝的卡”，领奖归来他又把钱如数交给了组织。他说：“国家还困难，我们不能沾公家的便宜。”1989 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表彰会，由于穿得实在太寒伦，几次大的游园活动，他干脆闭门不出。前年，刘让贤随全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朝鲜，55 岁的他第一次“西装革履”。西装是借儿子的，革履是花 20 元钱在地摊上买的“人造革鞋”，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口子。他担任的社会职务较多，常常外出开会，为不给学校增添负担，从未报销过差旅费。前些年，他身体还硬朗，每次到县城开会，往

返 50 公里都是骑自行车。……

二十年里,什巴小学的老师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,先后分来的 38 名教师走了 32 个,最长的干了两年半,最短的只呆了一学期。而刘让贤,似乎成了永远的守望者。从八年前他成为全省劳模起,每一次获得大奖,人们都猜测,刘让贤功成名就,这回该下山了。但每一次,人们都见他更加执著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。

山里的村民和孩子们对他的热爱,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一个人民教师被尊重、被理解的幸福与满足。他说:“我从来没有设计过离开他们的生活,那一双双充满着爱戴与渴望的眼睛,便是维系我生命的希望”……

风萧萧兮湍水寒

□赵成浩/刘耀东

1991年11月，夜漆黑，风吼着，下着溜冰。邓州城西，湍河岸边的十里铺小学。

听说李道理校长要去武汉看病，老师们，乡亲们，揣几块钱，拎一点东西，纷纷赶来，挤满了李道理的房间。说天气庄稼，论家短理长，没人敢提看病的事。

就在上个月，正在课堂上讲话的李道理，忽然觉得两腿像抽了筋，抖个不停，手连握粉笔的劲也没有了。像往常一样，他抱住脑袋，趴在课桌上，等待着疼痛的缓解。然而这次却越来越厉害，如万箭穿心，冷汗直冒，终于支持不住，昏倒了。孩子们哭喊着，叫来了别的老师。这次昏迷，延续了四个多小时。

对于自己的病，他心中有个数，他已不准备再治。人前人后，他不愿意说病，怕别人流泪，怕别人可怜。

与其治病白花钱，白费时间，不如多干点事。咱是民办，赔不起钱；咱是老师，赔不起时间。他曾对妻子说。

几天前，他把教导主任张云亭和总务主任彭少先叫到病床前，商量学校的工作。最后，彭少先实在忍不住说：“已经成啥了，你还跟个没事人样哩？你说这说那，你咋不说说你的病哩？”

“我一说病，你咋叫我干工作哩？”彭老师岁数大些，属长辈，李道理不敢糊弄他。